

劉光義 著

司馬遷與老莊思想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劉光義 著

司馬遷與老莊思想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司馬遷與老莊思想／劉光義著． -- 二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81

面：公分． --（新人人文庫；15）

ISBN 957-05-0524-9(平裝)

1. (漢)司馬遷 - 學術思想 - 哲學 2. 道家
3. 儒家

122.5

89004115

新人人文庫 15

司馬遷與老莊思想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著者 劉光義

責任編輯 馮聖成

封面設計 謝富智

校對者 林明信 李順霖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三一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五六一九六

E-mail: cpw@ms12.hinet.net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

•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版第一次印刷

•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版第二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吾女力立在美，輾轉而得吾母棄世噩耗。流離三千里，去之黑龍江省，依外孫女文麗爲活。文麗張氏，固受害者遺，生活亦艱；老人蓋於凍餒交迫中以歿者！而吾姊以乞討奉母，積勞成疾，膺胃病而無醫無藥，竟先吾母含恨以終。文麗其女也。凡此，行路聞之，亦當酸鼻，況在人子！況在骨肉！仲尼言「苛政猛於虎。」信然！惟人子椎心之痛，雖云無可奈何；而一日不死，則一日不能忘。因思有以紀念；第一介書生，身亦寒素，所可爲者，僅文字而已。去春因有「莊學蠱測」之撰。以紀念吾母之所遭，吾姊之孝行，而彰我棄親不能養之罪。而斯稿能否刊行，於彼時言，尙不可知，於是以同一意念，又撰斯帙。今承刊行，實感厚德！

斯帙之撰也，以莊周面對戰國世亂，提昇老子哲學，而成其思想體系。意在任此身所遭所遇，惟求精神逍遙。於亂世爲人，思想上闢一坦途，遂爲先秦大哲。而司馬遷爲西漢一代傾向自然主義之史

學家，與莊周同爲才不世出之思想家。欲以尋求二哲之間，思想上有無關連之跡，以爲斯帙撰述之心。又世人每以莊子之文，剝削儒術，究莊生之書，殊又不然。儒道兩家，固有所異，而莊生於仲尼之尊崇，於其文中，實斑斑可見。而司馬遷實亦兼懷儒道，雖爲漢代學人之一貫色彩；若司馬遷者，爲世雋才，影響深遠，固不得以一般方之，因附而論之，以就教世人。

此帙撰述中，得識瑜君於儔儕之中，神采秀逸，時有卓見，質疑問難，多所析論。每至逸興遄飛，第覺宇宙間，林林總總，諸物俱杳，心神交會，陶然忘我，而見精神所生之價值。此固亂世，故彌爲珍貴。爰亦誌之，以示不忘云爾。

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將終，歲云暮矣，誌於
臺北新莊之晚晴軒。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自然主義學者司馬遷

(一) 司馬遷在世的年代及生平

(二) 司馬遷的世系及其父司馬談的思想體系

(三) 司馬遷得之乃父的影響和他出自自我的精神開拓

(四) 自然主義與司馬遷

(五) 後世學者肯定了司馬遷的傾向自然主義

第二章 史記中合於老莊旨趣精神的文章

(一) 從品評人物的篇章看

(二)從論事的角度看·····四〇

(三)從寫作的精神技巧看·····五三

(四)莊周司馬遷同爲文學藝術家·····六六

第三章 司馬遷兼懷儒道的思想領域·····七一

(一)司馬遷與孔子·····七一

(二)儒道兩家的關係·····八三

(三)莊生與仲尼·····九〇

第四章 結論·····一〇六

第一章

自然主義學者司

馬遷

(一)司馬遷在世的年代及生平

司馬遷的生卒年月，亦如吾國歷史上的一些大思想家，不得其詳。對於這個問題，我不想再費工夫來討論，古人討論過這個問題的不說，即近世學者，若碩學巨儒的王國維，啓蒙大師的梁啓超，史記會注考證的作者，日人瀧川資言，和臺灣以外的學者們，紛紛多有所稽考論列。早的說他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午，西元前一四五年；晚的說他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丙午，西元前一三五年。至於他的死，也因而有了不同的說法：一說他早於漢武帝時便死了，一說他遲至漢昭帝即位之年而死。

無論他的生死年月如何，司馬遷的一生事業，必和武帝相始終。太史公自序（下稱自序）說：「年十歲則誦古文。」漢

書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孔安國教都尉朝古文尚書，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史無年月時日的記載。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有一段話說：

（孔）安國為博士，當元光元朔間，……至元狩六年猶在職；然安國既早卒，則其出為臨淮太守，當亦在此數年中，時公（司馬遷）年二十左右，其從安國問古文尚書，當在此時也。

年十歲學會了讀古文，則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能讀古文尚書，且漢書儒林傳說：「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那是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時，所得的收穫。能讀且有心得，不是太小的孩子所能為。從安國問尚書，必在遷十歲以後，或接近二十歲了。在司馬遷的十至二十歲之間，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五，引漢舊儀云：

武帝置太史公，司馬談、遷，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

這件記載的可靠性不高。中國古代的交通是不發達的；雖說「乘傳」；但畢竟是「行天下」啊！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作起來，是難以應付的。雖說中國向有「神童」的記載，像戰國時，秦國的甘羅，十二歲作丞相呂不韋的門客，出使趙國，但畢竟少見，不可為常法的。自序說：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浮沅湘，北涉汶泗，阮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為郎中。

隴川資言的太史公年譜，列此事於元朔三年乙卯，西元前一六六年。並言，「遊涉之廣，當費歲月，是歲必不還家，爲郎中又在其後。」隴川氏的推論是合理的。幾乎是覆蓋全國的一次旅行，在彼時交通情況說，不是一年的時間，可以完成的；而司馬遷所到之處，作實地觀察，訪問父老，也是曠日費時的。爲郎中，是正式入仕於有漢了，但必在二十歲以後；那也是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以後的事了。史記封禪書贊說：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

這是司馬遷，以郎中的職分，扈從巡行的。隴川氏年譜，列於元狩五年（西元前一八），此年以後，元封元年以前，漢武帝爲封泰山，須有一個安定的環境，而向強敵匈奴示威，率領十數萬大軍，迂迴萬里，壓制匈奴。司馬遷也必扈從隨行同去了的。自序說：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這是在元封元年（西元前一〇），是司馬遷的獨立承天子之命，擔負任使。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是在這一年，以天子封禪，「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司馬談是抑鬱而死的。司馬遷自巴蜀一帶歸來，見了他最後一面，交代了他修史的使命。元封二年，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河決處，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河渠書贊說：

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

司馬遷也是扈駕隨行，而同去了的。自序說：

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談卒三年，遷始繼父職為太史令，當是父喪斬衰三年的原故，武帝時太史令，當猶世守之官。在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司馬遷參預了，為漢訂整曆法的工作。史記韓長孺傳贊說：

余與壺遂定律曆。

漢書律歷志，有著更詳盡的記載：

武帝元封七年，漢興二百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其以七年為元年，卿遂遂與侍御，尊大典豆射，始籌議造漢歷。

太初元年是元封七年追改的。修訂曆法是大事，司馬遷是參預了的。漢在這一年，纔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這以前是因襲秦法，以建亥之月，即十月為歲首的。在司馬遷的生平，這也應是大事。

天漢二年，李陵配合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遭遇匈奴大軍數萬之衆，殺敵過當矢盡道窮，因降匈奴，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極言陵之素行，為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得士卒死力，雖古名將不爲過。而帝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獄，受腐刑（註一）。司馬遷受到慘痛打擊。藝文類聚卷三〇所載，司馬遷那篇悲士不遇賦，淒涼滿紙；但其中的「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對於著述求知之心，還是蓬勃而堅定的。他的道家思想，也在這篇賦中，「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於受刑後，「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的精神，也顯露了出來。

他的受腐刑，是給漢家作官以後的二十多年了。他在太初四年（西元前九十三年），報任安書中說：

僕賴先人緒業，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如果他生於景帝中五年，已是五十三歲的老人了。他是年在五〇左右，而受的如此重刑。報任安書，究應是寫在那一年呢？也有人認爲在征和二年，相差了兩年。司馬遷受宮刑在天漢二年是確定的，受過宮刑之後，是宦者之身了，所以天漢四年作了中書令。西漢尚書、中書，都是宦者任之的。漢書司馬遷傳說：

遷既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事。

因爲是宦者身，和武帝當更接近，所以州刺史任安，因巫蠱之禍，定了死刑，仍不忘國事，致書司馬

遷，勸其推賢進士，遷亦報之以書曰：

僕薄從上上雍。

這是武帝祠祭雍之五時，司馬遷扈從隨行。報任安書又說：

僕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成敗之紀……

凡百三十篇。

這就是他傳世不朽的巨著史記了。此後便沒有了司馬遷的記載。過了四年，即後元二年（西元前八十七），武帝也死了。所以司馬遷的一生，和漢武帝是相終始的。

在西元前一二世間，漢代的這兩個男人，雖一爲天子，一爲臣下，且受腐刑，但全有著，不平凡的，光芒萬丈的一生。漢武承其祖文帝之積蓄，其父景帝之統一，雄心大志，伐匈奴、征四夷、通西域及西南夷、討大宛、連烏孫，使漢家聲威遠播，國勢登峯造極，雖漢家因而中衰；但無論如何，是個不同凡響的帝王了！司馬遷則在學術領域，文章範疇裡，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貫穿三古，網羅了天下散聞舊識，成就了一家之言，創立了紀傳史體，使文章風格，見識事業，千古典範，百代準則，至令曾國藩評爲良史班固所不能及（註二）。如此，也可以說，司馬遷實西漢的一代偉人了。

(二)司馬遷的世系及其父司馬談的思想體系

自序載有司馬遷的世系說：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裏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這是司馬遷自道其世系，遷為名史學家，這些史料，當是經過他自己一番考訂，自有其可信性。在這一段話裡，吾人可明白一些事情：一、「司馬氏世典周史。」那是說，司馬氏一族，是和史官這一門專業性的官職，有著一些淵源的。二、自司馬遷的八世祖錯，司馬氏一族，即在秦發展，也多任職中下級官員。三、司馬遷的八世祖錯，卻是秦惠王擴張開土的功臣；且曾於秦惠王前辯論，勝過張儀而立軍功，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史記張儀列傳，記載此事說：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山川，……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地不足以為利，……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夫蜀西僻之國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

伐蜀伐韓的不同，繫於司馬錯和張儀的觀點不同。司馬錯著眼於經濟，張儀著眼於政治。這伐蜀一戰，果然成功，於司馬氏一族，在秦居留發展的依助實多。這一仗，清人錢大昕氏，以為發生在秦惠王後九年，當是西元前三一六年，距司馬遷之生，不足二百年。

司馬遷只說他的父親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建元元年，是西元前一四〇年；元封元年，是西元前一〇一年，在武帝時作了三十年左右的官。司馬遷沒有說他的父親，生於那一年，漢書司馬遷傳，一本史記自序之文，也沒有說明。司馬遷的生年，前文已言，有西元前一四五年，或西元前一三五年的兩種說法。假如按前者計，那是景帝的中元五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八年改為中元年。司馬談在景

帝中元五年，能生子爲人父了，以常理推之，當在文帝的中期。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或在文帝初元十年以後？

漢家之興，承暴秦之後，前已有戰國百八十餘年的大亂時期，及暴秦十五年的統治，又有楚漢五年的酷烈戰爭，民氣大傷，凋敝不堪，亟須生養休息；加以漢高帝時期的漢廷君臣，屠狗吹簫販綸，率皆草莽市井，無力從事政治上的更張，遂本秦法之舊（註三）。那是個怎樣的景象呢？漢高帝作皇帝的日子，是自漢六年（西元前二〇二），至漢十二年（西元前一九五），只有六年。六年之中，誅戮異姓功臣，實際無暇，顧及政事，漢代的真正開始正規「治國」，應是自呂后惠帝時期算起。史記呂后本紀贊說：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這是無爲而治的原因。老百姓在戰國大亂，秦政酷暴之後，有這樣一段，無爲而治的日子。老子說：「太上知有之。」老百姓只知有個政府存在而已，於民無所干擾，倒也是中國史上，一段難得的，上下和諧的社會。何以導致如此一段奇蹟似的政治出現呢？這和曹參這個人物有關。史記樂毅列傳說：

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巨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又同傳太史公贊說：

樂巨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河上丈人，不知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由這些記載看，黃老之學，在戰國末發展的情形，是以齊國為大本營。所謂黃老之學，當是以老子為主，傳老子之學者。鑒於戰國時期，託古之風盛行，如儒託堯舜，墨託大禹，遂也抬出個子虛烏有的人物黃帝來，以壯門戶。這種盛行於民間的思想，由趙發展到齊，漢高帝的政權既建，封他的庶長子劉肥為齊王，拜曹參為齊相國。劉肥年輕，而齊有七十城。實際治齊的責任是曹參。曹參為治齊，從蓋公學得了無為而治的方法。史記曹相國世家說：

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曹參的政治手段，完全得自蓋公，用的是道家無為之術，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上引之文，已言之鑿鑿。